

秦汉时期，朝廷在这里置设萧关以拱卫关中，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西出甘肃平凉，过萧关北上，沿六盘山河谷狭长地带纵贯固原市，形成了著名的“萧关古道”。宋代之后，气候变化、战乱频繁、滥垦滥伐，西海固这颗丝路明珠逐渐沦为“缺青少绿，十年九旱”的苦瘠之地。

而今，在脱贫攻坚战中，这里终于从“举家要饭”走上了齐奔小康路。

张锦

眼前熟悉的山不再黄土裸露，一座座远山近峰含黛凝翠；脚下陌生的路不再是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两脚泥，一条条柏油马路四通八达；进入的村还是“老庄子”，一栋栋白墙红瓦的砖房在高原蓝天白云下格外醒目；见到的人自然少有旧相识，一张张黝黑的脸庞上眉目舒展，荡漾着庄稼人憨厚的笑容……

阔别25年，重访“萧关古道”上的西海固，一种“脱胎换骨”的新生感油然而生！

记忆里的悲苦，现实中的欣喜

西海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六盘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的代称，区域范围包括固原市原州、西吉、隆德、泾源、彭阳，以及中卫市海原和吴忠同心、盐池等八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区。

据史志学家考证，秦汉时期，朝廷在这里置设萧关以拱卫关中，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西出甘肃平凉，过萧关北上，沿六盘山河谷狭长地带纵贯固原市，形成了著名的“萧关古道”。

2020年初春和盛夏时节，我竟有机会两次穿山越岭走进西海固，回访了1995年曾经采访过的部分贫困乡村。前后八天时间，行程上千公里，脑海里像放电影似地交织着两种画面：前者是记忆里的悲苦，后者是现实中的欣喜，“悲喜交加”，令我激动不已。

在地处六盘山西麓的原州区张易镇，驱车沿固将公路西行七八公里，顺着一条水泥路转过一个小山坡，抵达了熟悉而又陌生的黄堡村范马沟组。

25年前，那个满目焦黄、不见新绿的春天，当我踏着尘土飞扬的乡村土路来到这里，低矮的土坯房和破窑洞中，不见一张农民的笑脸，只闻厨房里的哭声。走进村民陈具元家黑乎乎的窑洞，铺着一张破席子的土炕占去一半，旁边锅台上放着半盆苜蓿菜，竟没一粒儿粮食。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娃哭着说：“一点供应粮让我卖了当路费，到外面搞副业去了，我妈领着妹子要饭着哩！”围进来的乡亲们诉说：“像这样要一顿、吃一顿的，庄子上还有好多户哩……”

时光荏苒，往事如烟。

记忆里陈具元家挖窑而居的黄土崖，仍旧壁立，如今却几乎被一排密密匝匝的高大榆树遮蔽。崖前绿树簇拥的山台地上，两户农家白墙红瓦的砖房内，时时可闻欢声，每每遇见笑脸。

我们向邻居高文贵打听，才知道陈具元一家几年前已移民搬迁，他家住过的窑洞早塌没了。当年窑洞前的院落，已被开辟为菜地，种满了油菜、葱蒜、茭瓜等一畦畦的时鲜菜蔬，生机勃勃。

一行人走进高文贵家，盘腿坐在炕头攀谈起来。今年41岁的高文贵回忆说，农村娃上学晚，那年他正读初中二年级，全家老小挤在一孔没通电的窑洞里，守着几十亩山坡地望天吃饭，天旱大种下的麦子全瞎了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就靠点洋芋、玉米和萝卜缨子，才勉强度过了饥荒。

作为去年刚刚脱贫出列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在高文贵一家六口人住着三间砖瓦房，窗明几亮的新砖房，自来水通到了厨房里，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；家里33亩多机修梯田和塬地种上了青贮玉米，发展草畜产业。“全家吃不愁，苦焦日子开始滋润啦！”说话间，高文贵将我们领到自家房后，眼前一排蓝顶白墙的暖棚中，13头肉牛正悠闲地吃着草料。今年他家已出栏销售两头牛，收入三多万元。

重走「萧关古道」看新生

告别高文贵一家，我们来到黄堡村村部的小广场，一块块整齐陈列的展板上，“吃水难”“行路难”的图片、文字资料，记录着过去的黄堡。刚满40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孙志国已担任村干部多年，见证了脱贫攻坚路上黄堡村的变迁。

孙志国说，早在1979年，黄堡村所在的张易公社就率先在宁夏全区实行包产到户，可是，这以后很长时间，黄堡村依然甩不掉“讨饭村”的帽子。1995年遭受特大旱灾，800多户人家40%以上都断粮缺水，纷纷外出说是“搞副业”，实际上就是逃荒要饭去了。

孙志国侃侃而谈，2000年，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，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，缓坡地机修农田，沟道里打坝蓄水，树长起来了，山渐渐变绿了，雨水渐渐增多了，乡亲们日子也一年比一年好了起来。

尤其是最近五六年，国家“靶向治疗”挖穷根，乡亲们走着柏油路、水泥路，喝上了自来水，住进了砖瓦房，铆足了劲儿种玉米养牛。牛粪还田，发展绿色循环农业，不少家庭赶着牛儿甩掉了贫困帽子。

说到兴奋处，这位80后退伍军人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：黄堡村曾是张易镇15个贫困村之一，有1231户、5000口人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61户、2413人。全村总共1.86万亩耕地，每年种植7000多亩青贮玉米，年养牛存栏5300头，育肥出栏1000多头。2019年，黄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978元，整体脱贫出列。眼下建档立卡户还剩17户、52人，今年脱贫摘帽“没一点难度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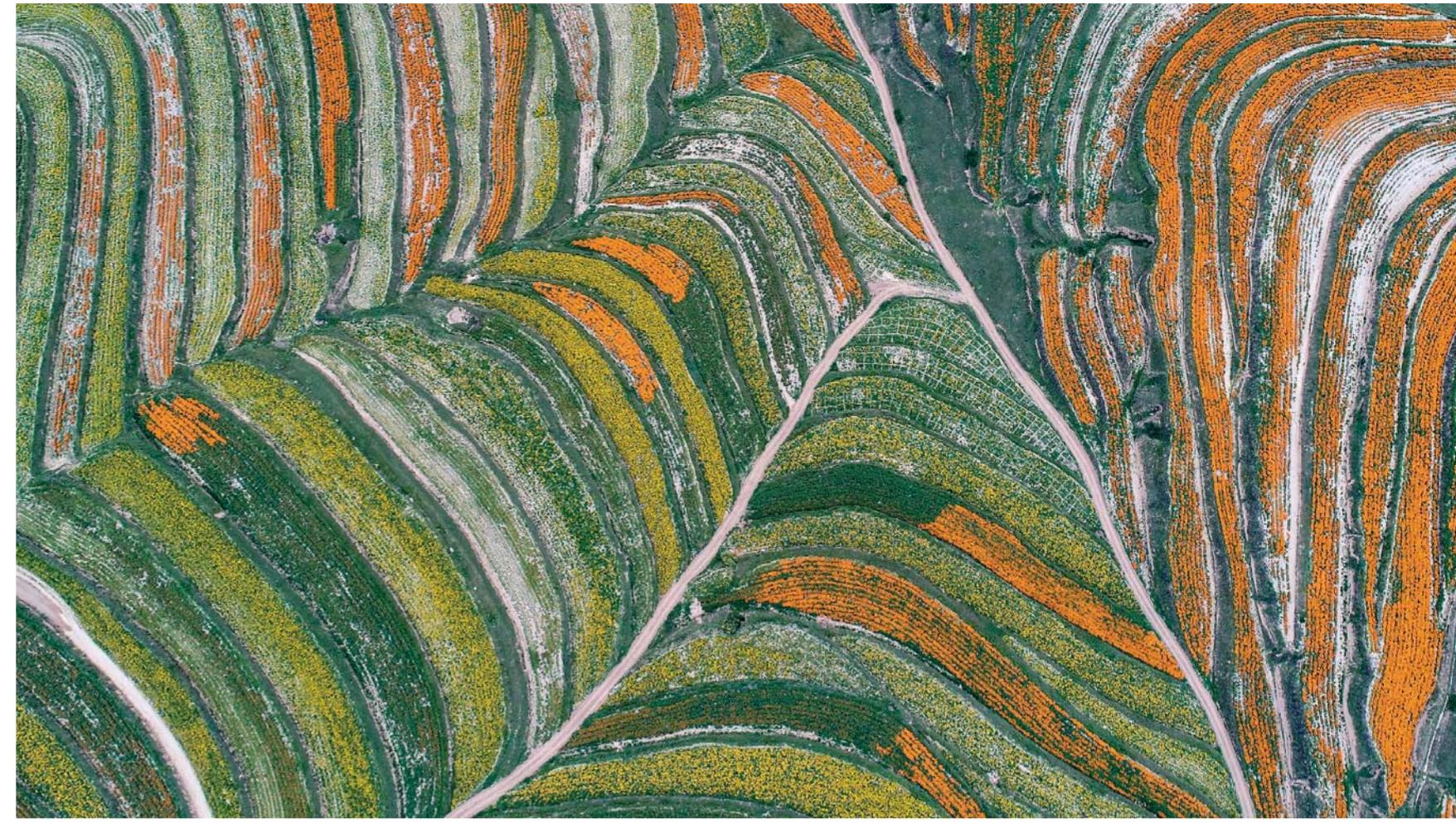
黄堡村真真切切的变化，只是西海固地区精准脱贫的一个缩影！

迢迢萧关道，悠悠千年事

“沃野千里，谷稼殷积，水草丰美，土宜产畜，牛马衔尾，群羊塞道。”历史上的西海固也曾林草茂密、田野肥沃，“萧关古道”商贾往来络绎不绝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会融合，生发无限繁华。

然而，自宋代之后，气候变化、战乱频繁、滥垦滥伐，西海固这颗丝路明珠逐渐沦为“缺青少绿，十年九旱”的苦瘠之地。正如一位诗人的悲吟：“剥开一粒黄土，半粒在喊渴，半粒在喊饿。”

“陇中苦瘠甲于天下！”140多年前，时任清朝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一声叹息……直到48年前，联合国粮农组织署派专家来西海固地区考察后，丢下的还是一句绝望的结论：“这里



▲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旱作梯田(2019年8月13日无人机拍摄)。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



▲7月31日，作者(左一)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黄堡村高文贵家谈今昔变化。潘江摄



▲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境内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(无人机照片，2018年8月29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王鹏摄

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。”

中南海连着西海固！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闻讯西海固连旱3年，不少农户“家无隔夜粮，身无御寒衣”后潸然泪下，他在中直机关7000人大会上动情地说，“解放这么多年，西海固人民群众生活还这么苦，我这个当总理的有责任啊！”他指示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，专门研究西海固地区经济建设等问题。

1982年，正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国家启动“三西”扶贫开发计划，每年安排两亿元专项资金，连续十年支持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定西、河西地区的农业开发建设，首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大规模“开发式扶贫”的先河(1992年国务院决定将每年两亿元“三西”资金预算计划延长十年。此后国务院又作出决定，再延长“三西”资金计划，安排至2015年，并从2009年开始，每年增加到3亿元)。从那时起，西海固人民便以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精神，展开了一场持久反贫困斗争。

尤其是最近五六年，国家“靶向治疗”挖穷根，乡亲们走着柏油路、水泥路，喝上了自来水，住进了砖瓦房，铆足了劲儿种玉米养牛。牛粪还田，发展绿色循环农业，不少家庭赶着牛儿甩掉了贫困帽子。

说到兴奋处，这位80后退伍军人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：黄堡村曾是张易镇15个贫困村之一，有1231户、5000口人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561户、2413人。全村总共1.86万亩耕地，每年种植7000多亩青贮玉米，年养牛存栏5300头，育肥出栏1000多头。2019年，黄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978元，整体脱贫出列。眼下建档立卡户还剩17户、52人，今年脱贫摘帽“没一点难度”……

黄堡村真真切切的变化，只是西海固地区精准脱贫的一个缩影！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

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青山一道同风雨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，我在新华社宁夏分社工作的近15年间，就是带着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年年都要深入这一地区采访，少则十几天，多则月余，每每为她的点滴变化而兴奋，情润笔底写春秋。但更多的是为这里的农民们艰难困苦而忧心，特别是1995年西海固之行，令我刻骨铭心。

当年暮春四月，宁夏平原已呈现出“波光迎日，柳色向人深”的景象，当我们驱车由北向南进入正遭受着60年不遇大旱的西海固地区时，所到之处满目焦黄，风沙扑面。历时20天，行程2000多公里，沿途采访五个县区的16个乡镇、30多个自然村，踏进60多户农家，几乎家家断粮、户户缺水。我用第一手材料含泪写出了《连年旱魔肆虐不见新绿》《群众生活困难情景凄惨》《乡村少见干部踪影令人吃惊》一组三篇“西海固地区灾情报告”。这组深度内部调研稿件发后，多位中央领导做出重要批示，国务院指派工作组专程到宁夏指导西海固地区抗旱救灾工作。曾在宁夏工作过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刘澜涛、杨静仁两位老同志，看了这组灾情报告，联名向中央领导写信：“希望中央高度重视西海固

灾情……还好有新华社这块阵地，这个渠道一定要保持畅通。”

1997年因工作调动，我离开宁夏，告别了西海固，从此辗转甘肃、北京，多年间竟无暇再回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人对故乡的感情或许就是这样，我怀念西海固，甚至有时连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牵挂得不能自己！时常通过报纸、电视和新媒体关注着这片土地的发展变迁。特别是从中央媒体近几年刊发的《中国扶贫的西海固答卷》《绿染西海固》《从“举家要饭”到奔小康》《向“苦甲天下”告别》等报道中，我知道西海固的山变青了，水变绿了，路变平了，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“再回家看看”的念头，也在日夜滋长。

清风牵衣袖，山岭唤我回

离开原州区张易镇黄堡村，我们穿越重重山峦，进入宁夏最南端、六盘山东麓腹地的泾源县。在回族聚居的黄花乡华兴村，正好赶上古尔邦节，回族群众宰牛宰羊、炸馓子油香，互祝节日，好不热闹。

感受着人民群众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我脑海里不禁浮现一桩往事：25年前一个沙尘扑面的傍晚，我们在这个乡采访偶遇讨饭归来的马西叶，这名仅22岁的青年妇女患有严重的白内障，由于家境贫寒拿不出1000元的治疗费，双目久拖不治，几近失明，无法正常生活，每天就由小儿子用一根木棍牵着外出讨饭。灾年乡亲们的日子都很艰难，当日，母子俩整整讨了一天，才要到两块硬邦邦的黑面馒头、一把钢镚儿和纸币，分分毛毛加起来总共才1.2元。

我的心刺一刺地痛，当即掏出身上全部的500元钱交给村党支部书记，嘱咐他协助家人给马西叶医治眼睛，“如果

这些钱不够治两只眼睛，就先给她治好一只，至少今后去讨饭，也不用儿子牵着……”离开前，我再三叮嘱这位村党支部书记直接向县委书记报告，看全县类似马西叶这样的患者还有多少人。泾源县委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，经普查，当时全县农村无钱医治的白内障患者竟多达500人。对其中够条件做手术的，当年由县财政拿出资金实施专项医疗救助，包括马西叶在内的300多名患者得到有效医治，重见光明。为此，时任泾源县委书记杨大庆还专门到新华社宁夏分社表示了感谢。

“农民看不起病的日子，而今一去不复返了！”同行的固原市干部介绍说，固

原市共有814个行政村，村村建有标准卫生室，农村居民每千人拥有一名乡村医生；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高达98.5%，大病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，贫困患者住院报销比例达90.87%。

固原市市委书记赵晓东介绍说，

固原全市上下正为攻克脱贫路上最后的贫困堡垒冲刺。

今日西海固，山水画卷轴

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我们前往西海固最“年轻”的彭阳县，沿途山岭含青，沟壑吐绿。途经白阳镇阳洼小流域，站在金鸡坪梯田文化公园高处俯瞰，绿树镶边的层层梯田里，400多亩百合花迎风绽放，美不胜收，慕名而来的游客畅游其间，流连忘返。我在公园采访了岷县村农民张士军，他说，今年从农历三月起，来金鸡坪游“中国最美旱作梯田”，看山桃花、山杏花、百合花的游客一直没有断过，自己和老伴在公园卖饮料和小食品做点小生意，每天的收入少则五六十元，多则上百元。

彭阳县委书记赵晓东介绍说，1983年设县时，彭阳境内水土流失面积达92%，林木覆盖率只有3%，干旱、冰雹、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。37年来，干部群众种植草种树，改土治水，一张蓝图绘到底，全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30.6%，七成以上的坡耕地完成了梯田化，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76.3%，初步实现“山变绿、地变平、水变清”的目标。

当然，生态美景不止在彭阳。据记者了解，固原市各县区干部群众经过几十年的绿色接力、不懈奋斗，让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。固原森林覆盖率由“三西”建设之初的1.4%提高到现在的28.4%，林草覆盖度达73%。固原市被确定为“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”“全国生态建设与保护示范区”和“国家园林城市”，天高云淡、绿水青山已成为固原最亮丽的名片。

都说你是天下最穷的地方，住的是窑洞，睡的是土炕……西海固啊可爱的家乡，你是我儿时的摇篮，成长的地方……万年土啊滚动着绿麦浪，祖祖辈辈的穷乡僻壤换了新模样……

在一首《西海固，我可爱的家乡》温情动人的旋律声中，我结束了重访西海固之行。踏上归程时，有几多牵挂……但多年来积压心头的悲苦已随风而逝。我坚信：“长缨”在手的西海固人，定将胜利翻越“六盘山”，缚住贫困的“苍龙”，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迎来全面小康生活，“萧关古道”也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活力！